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国西南民族档案资源 集成管理研究

杨 毅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国西南民族档案资源 集成管理研究

杨 毅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 / 杨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2035 - 1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G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50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 萍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摘要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民族存在的历史阶段，各民族留下了大量反映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有记忆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这就是固化的记忆，即民族档案。沿用人们惯常的思维，民族档案是各少数民族档案或少数民族档案的简称。然而，根据中华文化构成的多样性与多源性的特征进行审视，民族档案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之档案化的产物。它包含了我国现有的 55 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的各种档案，也涵盖了历史上曾经存在但现在已经消亡的族群的档案。

民族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伴生物，其具有的历史资源价值是其他物质所不可替代的，蕴藏着极大的潜在价值和开发潜力。因此，把民族档案资源化，赋予民族档案管理更多丰富内涵和现代气息，有利于人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档案工作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综合化的思维框架中去进行深层次的、多向性的考察和研究。

在今天的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西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范围内，世居的民族除汉族之外，还有 35 个少数民族。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不仅在历史演进、人口分布、文化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性，而且西南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从而决定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具有四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典型而独特的生态文化形成了民族档案资源的多样性；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出民族档案资源的多彩性；多源文化类型的和谐共处铸就了民族档案资源的丰富性；特殊的地缘政治文化凸显出民族档案资源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这些特征是研

究的重要基础,也由此决定了研究的西南向度。

不过,无论是西南民族档案资源还是我国 56 个民族的民族档案资源,都对地区和国家发展有着延伸记忆、延续历史、催生新的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将已留存的各民族档案与现实需求和未来构筑融为一体,满足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并非仅是西南地区各民族面临的问题,我国其他地区的各民族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差别只在于表现的形式和突出的程度不同。其实质就是民族档案的管理问题,其核心就是开发利用。

集成管理是现代信息技术下档案管理的发展趋势。对民族档案资源进行集成管理,一方面是立足解决我国历史悠久、民族多元、档案分散的基本现状与现代档案管理智能化、集成化的发展趋势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民族档案资源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力求凸显民族档案作为资源的特殊性一面,促进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深入发展。

近几年来,西南地区各级各类档案馆已普及信息技术,档案电子化建设卓有成效,数字化档案资源结构趋于优化,资源总量始终处于上升趋势,档案网站体系建设已粗具规模,数字化档案馆建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档案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各级档案馆的人才配备日益合理。可以说,探索建立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已经具备良好的现实条件;建设一种以提升西南地区的民族档案管理能力为目的的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是未来西南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方向。

建设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战略目标就是依据国家统一的业务规则和数据标准,实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广西三省一市两区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在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方面跨部门业务的线上协同运行,在西南地区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系统内的资源共享,以及在线下业务的有效运行,实现西南地区统一的整体化协同型的民族档案资源集成化管理的建设目标。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进一步借助国家档案资源建设平台,实现档案界业内在线跨区域及跨部门的线上交互、线下融合,最终融入国家民族档案资源共享的大系统、大平台、大空间。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建设作为一个大系统工程,需要由这样一些子系统构成: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战略规划系统、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业务流程系统、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保障体系、西南

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绩效评估系统、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风险防范系统等。各子系统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协同配合,共同构建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战略体系框架。

实施建设这一系统框架,需要重点突出:(1)以生态化的理念建设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战略规划系统,充分体现出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集成管理系统与地方文化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统筹规划,确保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建设的可持续发展;(2)以专业化的理念建设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业务流程系统,实现集成控制、归档、服务环节与成熟的先进技术的精准对接,围绕用户需求,从源头上建立起高技术、知识化的档案资源集成管理业务流程;(3)以社会化的理念建设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保障体系,既要以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作为档案管理机构与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协同合作的共识,又要建立与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由内到外,建立有利于集成管理健康发展的开放和谐的社会保障;(4)以知识化的理念建设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绩效评估系统,增强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以评估促建设增效益,为集成管理建设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提供科学的依据;(5)以智慧化的理念建设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风险防范系统,对组织、建设、服务中可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会发生的意外事故,聚类分析,提前预警和防范,最大限度避免各类风险对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威胁。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是基于西南地区的民族档案资源特点、档案利用者为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特殊需求以及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一种管理模式,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可以遵照执行,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如何立足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民族档案管理的现状,采取合理的策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进程,把理想化的管理模式变成客观现实,是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为此,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建设要坚持平等、互利、互信、共享四原则,采取规划先行、阶段性收获、抢抓机遇、技术助推等策略。分步实施,稳步推进,逐级发展:第一步,要运用集成化的技术和标准实现西南地区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集成化管理;第二步,要把规范化的元数据提交入集成管理系统,实现集成化的逻辑平台;第三步,完成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战

略架构建设,实现集成管理的实体平台;第四步,要以大数据为抓手,充分发挥其宏观、快速、准确的特点带来的“先导性”作用,促成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建设形成各方联动的大格局。换句话说,就是借助技术支持,通过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平台,促成西南地区三省一市两区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优势互补,务实合作。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与其他行业领域一样,是不断地发展着的。发展变化是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永恒的主题。西南地区各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不断发展,将促使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趋于成熟和完善,从而为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和有效的基础。可以说,集成管理是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建设之路,路通到哪里,民族档案资源就集成到哪里;集成管理是西南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规则之路,多一些协同合作,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共享就会便捷通畅。集成管理也是一条奋斗之路,“集成为管、管为共享”是我们的建设理念,“管为不管、共生共享”是我们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研究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建设,意在为人们管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寻求并提供不懈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并以此提升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者及利用者的境界;意在为我国的民族档案资源搭建一个开放平台,让全中国乃至世界更好地了解并利用民族档案资源,永葆民族档案资源的生命活力;意在丰富我国民族档案学的内涵,为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携手集成,造福人类。

前 言

关于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问题的提出，对笔者来说实非偶然。早在1988年8月，我国民族史学界在广西忻城召开土司研究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会前在导师尤中先生的指导下，我向大会筹备组寄去了自己撰写的《一份珍贵的民族档案——〈土官底簿〉简析》一文。令我惊喜的是我被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还做了大会交流发言。那次会在我心中触动很大，至今历历在目。因为地处西南，多民族的文化为我从事民族档案研究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广大的场域和丰富的事象，我便渐渐地把学术研究的着力点确定在了西南向度的民族档案学研究，在中国档案管理史、西南地区的民族档案等方面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然而，随着自己研究视野的拓宽，我逐渐意识到，档案学视野下的民族档案学研究应该进行范式转换。^①应该在“文化生态—民族档案—人—民族文化”的认知系统里另辟蹊径研究，以此来解答当下实际存在的多样的民族档案现象和解决重大的民族档案实践问题。于是，我便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民族档案学理论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档案问题，也逐渐有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拟定的“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一题，获得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资助，无疑表明自己的思路获得了学界专家的认可，备感欢欣鼓舞。与此同时，内心充满了一种责任和使命担当的压力。一路走来，深感这是一项时空跨度较大、学科涉及面广、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课题。当时，笔者和课题组成员以云南省为研究重点，结合在贵州、

^① 杨毅、张会超：《范式转换——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构之路》，《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1期。

四川、重庆和西藏等地区的选点调研,采用了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实地访谈与文献查证、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经历了“确定研究计划与调研方案”“实地调研与资料收集”“分析研究与资料再补充”“统稿与再调研核实”四个阶段,历时四个春秋。苦尽甘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给予课题结项优秀等级。深感欣慰,备受鼓舞。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基于课题研究成果,笔者对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书稿的撰写。从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档案丰富多彩以及目前缺乏把民族档案作为资源进行系统研究的实际出发,既突出了西南民族与民族档案的当代意义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又注意档案学理论上的概括和学科范式的构建研究;既把重心确定在当下西南区域的民族档案资源的集成管理研究,又回溯了西南历史并注重挖掘西南民族档案管理的历史资源;既注重该项研究对我国现实档案管理的借鉴意义,又注重学理的逻辑性和学术观点的创新,由此构建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的完整体系。本书共九章,其内容可分为三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至第三章,构建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理论平台。第一章全面梳理了民族档案、民族档案资源、西南民族档案资源概念的发展和演变,阐释了各个概念的当代含义及特点;界定了集成、集成管理、档案集成管理的内涵和特点,以及现代档案集成管理概念引入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管理后的新的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理论。第二章全面梳理了西南民族档案的产生、演变及特点,分析了西南民族档案作为资源的构成范围,深入研究了西南民族档案作为资源的特色和特征,构建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观。第三章详细回顾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管理从助记忆起源时代到中华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历程上的主要的管理实践,分析总结了历史上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经验、教训和启示。通过这些梳理、分析和理论阐释,为当下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即第四章至第六章,构建并论证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平台,对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管理研究进行了提升和拓展。第四章明确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目标和内涵,构建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系统的结构框架,提出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建设理念和建设原则,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策略。第五章设计并较详细地论证了西南民族档案资

源集成管理的业务流程系统,并把主要的业务流程置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环境中进行研究,提出了以档案业务工作为主线的集成服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第六章具体分析研究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保障体系,设计并论证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中心的内部组织保障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和环境保障体系,提出各保障体系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和建立相应的协同融合的管理机制。

第三部分,即第七章至第九章,具体研究了保证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若干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研究。第七章设计并论证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绩效评估体系,明确了评估要素及评估指标权重,建立了规范的评估操作规程。第八章研究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并根据风险源和风险诱因,设计并论证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风险防范体系,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思路。第九章对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发展理念做了较深入的阐释,对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发展的基本走向做出预测和判断。特别提出和论证了这样一个思想:在把西南民族档案作为一种资源的同时,借助集成管理平台,提供无限的协同可能;让集成管理价值链上的民族档案能生发共生能量和新的物质结构,共生共享,永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生命活力。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多民族的地区还是多民族的国家,都生活着多个民族,民族自身、各个民族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留下了有记忆价值的原始记录,而这些记录对各民族、对各民族生活的地区和国家都有着延伸记忆、延续历史、催生新的文明的重要影响。因此,档案界总是面临着如何将已留存各民族档案与现实需求和未来构筑融为一体,满足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即民族档案的管理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个常说常新、富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问题。档案学界应该肩负历史赋予的责任,关注历史与现实,重视理论与实践研究,率先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和有预见性的分析。

可以说,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就是笔者在上述思绪下开拓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中,笔者力求运用集成管理的理论视角,在挖掘了西南地区民族档案管理的历史资源的基础上,将西南民族档案管理放到时代发

展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研究；在梳理了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业务过程的前提下，寻求对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提出制度构建、实践构建的设想，力求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建构一个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档案内涵，构建了新的民族档案架构，为我国的民族档案资源管理搭建了一个开放平台，积极回应了当下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

笔者为云南大理的白族，生在云南，长在云南，工作在云南。云南多民族的文化为笔者从事民族档案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广大的场域和丰富的事象，并使笔者在当下的民族档案视域中持续地开展探索性研究，最终完成了本书稿的撰写。笔者的初衷与愿景是，希望能向社会奉献一部全面、系统论述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论著，并力求使之成为材料丰富、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论证严谨、富有时代性并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学术著作。就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本研究成果是迄今西南地区有关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的唯一著作；也是民族档案学研究中，迄今并不多见的以西南三省一市两区为空间、从古到今、全面系统研究西南民族档案管理的论著。

当然，在西南地区要实现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还存在诸多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做进一步的专题研究和理论创新，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研究中虽已做了很大努力，但其中的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期待着大家不吝指正。

笔者相信，随着今后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的深入进行，必将会进一步丰富我国民族档案学的内涵，为我国民族档案学的发展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时也会为促进西南民族档案管理的发展提供不竭的理论资源，为我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与集成管理的界定和认识	(1)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阐释	(1)
二	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阐释	(19)
三	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引论	(24)
第二章	西南地区的民族档案资源	(28)
一	西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文化	(28)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构成	(34)
三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形态和特征	(49)
四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现代意义	(72)
第三章	西南地区的民族档案资源管理	(75)
一	西南地区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历史回顾	(75)
二	西南地区民族档案资源管理的当代发展	(99)
第四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战略构建	(124)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构建思路	(124)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建构框架	(128)
三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建设原则	(131)
四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战略建设的实施策略	(134)

第五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业务流程系统	(139)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业务流程系统的构建思路	(139)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基本流程	(142)
三	云计算环境下的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	(178)
第六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保障体系	(189)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保障体系建设思路	(189)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组织保障体系	(190)
三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技术保障体系	(196)
四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环境保障体系	(209)
第七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绩效评估	(221)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绩效评估体系	(221)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绩效评估机制	(231)
第八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风险防范	(236)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风险认识	(236)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风险防范	(241)
第九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发展	(246)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发展理念	(246)
二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发展理念的践行	(249)
三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发展走向	(253)
参考文献		(259)
致 谢		(266)

第一章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与集成 管理的界定和认识

对民族档案、集成管理等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总体把握，是研究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的基本前提。在漫漫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南作为地理空间概念，其内涵及使用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定；民族档案、集成管理等概念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可以有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研究成果，需要对其加以阐释和讨论。因此，在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中，将民族与档案、集成与管理联系起来讨论，既要梳理其历史发展源流，还必须对其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

一 西南民族档案资源的阐释

民族档案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由于在国家政策、现实生活、学术研究等领域，人们对“民族”“档案”的认识就存在歧见且不断变化，由此深刻影响着民族档案的研究本身，也同时使“民族档案”不断获得了新的内涵和重构的机遇。相应的，要探讨民族档案问题，首先就碰到依据什么样的民族和档案概念来进行认识和分析问题。

（一）民族档案

1. 民族

何谓“民族”？这是认识和理解民族档案概念首先遇到的不可回避和富于

挑战的问题。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视之为学科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概念之一,众多学者均对之给予了高度关注,给出了层出不穷的定义、理论和视角。争议不断,分歧丛生。学界普遍认为,民族概念最先出现于西欧。随着近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民族概念也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发展到今天,从“民族”概念的演变看,主要有三个基本源流,分别是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苏联及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①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已有的民族概念尽管数量众多、观点各异,但基本上可以按照关注点区分为‘客观标准派’和‘主观认定派’两种研究理路。其中前者强调民族形成中的客观因素,如血缘、地域、宗教、语言、风俗和制度等,后者则强调认同、情感、想象、行为及其他精神性因素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这两种理路的定义都涵盖了民族的一些根本特质和重要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着自身致命的缺陷”。^②霍布斯鲍姆因此认定,“不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或客观标准,都不尽令人满意,反而会误导大家对民族的认识”^③;并断言:“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④

“长久以来,汉语‘民族’概念始终是困扰国内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大学术难题。虽然‘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十分之高,然而随着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不断,相关的研究和学术争论似也骤增。”^⑤汉语“民族”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既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又有很大的模糊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作不同的理解”。^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必须确认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用于认识和分析中国民族现象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都是近代以后由国外引入

① 高永久、秦伟江:《“民族”概念的演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 郝亚明:《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④ 同上书,第5—6页。

⑤ 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⑥ 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的,而近代以后在国内产生影响的民族概念又具有多样性。因此,在分析中国的民族现象的时候,首先就碰到依据什么样的民族概念来进行认识和分析的问题。依据的民族概念不同,形成的认识或得出的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大相径庭”。^①

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②运用费孝通先生的这一两层次分析法来理解汉语的“民族”这一概念,可以视其为在外延和内涵上具有两个不同层次含义的概念:第一层次含义为“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即费先生所说的“一体的民族”概念,其外延较宽,内涵更深,当属较高层次;第二层次含义为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56个民族”的这一层次的人民共同体,即费先生所说的“多元的民族”概念,其外延较窄,内涵相对较小,可属较低层次。^③

目前,有专家进一步研究认为:“广义的或泛指‘民族’就是‘民’(‘人’)和‘族’(‘群’)两个语素的组合意义,所指为与文化相关的人群,囊括了国民或国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中国56个民族(minzu)、中华民族之民族;狭义的或专指的‘民族’,既可指国民或国族(nation),也可指族群(ethnic group),也可指中国56个民族中的任一民族,还可指中国少数民族;特指的‘民族’(minzu),就是指中国民族识别所确定的56个民族。”^④换言之,汉语“民族”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民族;二是指中国境内的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民族的概括。^⑤

① 周平:《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③ 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⑤ 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

在2005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12条”,其中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①“很明显,党的民族理论‘12条’所讨论的‘民族’概念是指我国‘56个民族’这一层次的概念,而非整个‘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概念。”^②这样一种认识定位,有利于我们把两种内涵外延不同的汉语“民族”概念区分开来,分别加以认识和研究,进而探究各自的演变规律。

“民族”的概念是科学认知民族档案的工具,也是民族档案学理论建构的基点。纵观我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档案学研究,民族档案学视野下的“民族”概念并不是一个较为单纯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问题,需要在特定的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中去界定;“民族”概念带有的层次性特点决定了我们站在不同的“民族”认识定位上探索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性思路也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在借鉴学界已有的对“民族”认识的基础上,对已有的民族档案学界认识进行必要的反思,对其研究的概念界定、价值取向需做进一步的明确。

其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在这一阐述中提到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个方面通常被人们视为民族的基本特征。这一定义曾经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成为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在今天看来,斯大林所论述的“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上仅与汉语‘民族’概念中‘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民族’含义相互吻合,而与汉语‘民族’概念中的我国‘56个民族’这一层次的‘民族’含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第1版。

② 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